

神秘毒针飞袭,女童瞬间昏迷

事发广东珠海,毒针里物质是可致呼吸肌麻痹的琥珀胆碱,是谁下此狠手?

“一支突然从马路对面飞驰而来的毒针几乎要了3岁女儿的命,在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打工多年的贾先生6月30日一整天都在后怕。6月29日晚上9点半,贾先生驾驶电动车载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家,在途经斗门区图书馆时,突然有一支飞镖一样的东西从路旁射来,在打到妻子提包之后弹落在女儿头上,刺出一个小伤口,女儿只哭了一声,就立即陷入昏迷,十多分钟后送到医院时已没有呼吸,瞳孔放大。”

据了解,目前警方已对此立案侦查,法医初步判断毒针里所含有的物质是琥珀胆碱,一种可致呼吸肌麻痹的化学品,若量较大致命。

据《南方都市报》



女童头上被扎的针孔(圆圈处)

小资料 琥珀胆碱

一种化学品,有时也会用于临床治疗,可以致呼吸肌麻痹。这种药物属于骨骼肌松弛药,在临床上多用于局部麻醉,可引起心跳过缓、心律失常、心搏骤停等,超量注射可致人支气管痉挛或过敏性休克死亡,是国家一类管制药品,常有偷狗犯使用此类药品作案。

回家路上遭射击

今年30多岁的贾先生是湖北人,在斗门打工多年,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租住在井岸镇尖峰村,这个村子与斗门区图书馆、斗门区体育馆只隔一条宽约12米的尖峰前路。6月29日白天,贾先生和几个同事带着家人到附近一处果园摘荔枝,傍晚时由于下雨,他们快到家时已是晚上9点半左右,当他驾驶电动车经过斗门区图书馆时出事了。

“‘嘣’的一声,声音很大,我以为车子撞上了什么东西。”贾先生说,当时他的大孩子站在电动车踏板上,妻子抱着3岁的女儿小曼(化名)坐在后座,他沿江湾中路行驶到斗门区图书馆前,正准备右转开上尖峰前路时,突然听到一个类似于硬物撞击在塑料壳上的声音,自己被吓了一跳。

他赶忙将车停下,贾先生听到女儿“哇”地哭了一声,以及妻子说了句“就一点儿血,应该没事”,他回过回头再一看,女儿头顶上有一个类似注射器的东西,而此时女儿已垂下头昏了过去。

事后,贾先生才知道那个“嘣”的声音是毒针撞击到妻子的背包后发出的。

妻子当时感觉女儿出汗太多,想从包里拿毛巾给女儿擦汗,就在将包从身后拿到身前时毒针射了过来,毒针在撞击到背包后弹起来,随后落到女儿头上。

到达医院已瞳孔放大

“不到3秒钟(女儿就昏了)!”贾先生说,从女儿哭出声到昏迷的时间短得让他措手不及,他一下子蒙了,只想着找一辆快些的车送女儿去医院。

夫妻俩慌张地站在路边拦车,一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将妻子和女儿先行送去医院,贾先生留在原地查看,并报警。

“来的时候已没有呼吸、心跳,身体发紫,瞳孔已经放大,真的是命悬一线。”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儿科副主任张瑛说,小曼被送到医院时情况极不乐观,急诊科医生第一时间给小曼进行气管插管,医院也紧急召集儿科、神经外科、脑外科、ICU的专家会诊,好在十多分钟后,小曼慢慢有了呼吸,半个小时后逐步恢复意识。

张瑛说,幸亏从受伤到送医院只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若是再长一些,医生恐怕也无力回天了。不过,医院至今没有拿出一个治疗方

案出来,因为此前儿科从来没有收治过这种症状的病人,发病原因是什么不能判断,因此无法给出明确的治疗方案,目前只能进行输液,希望能排出毒素。

毒针疑由弓弩射出

6月30日下午,在医院儿科病房里,记者看到了正在熟睡的小曼,贾先生拨开其头发,可以看到头皮有一处伤口。贾先生说,小曼6月30日早上还能与他交谈几句,但还是显得有些蔫,并且不停地用手揉眼睛。

“针头很长,后面的针管里有弹簧。”儿科医生陈杰勇对记者说,6月29日晚他在治疗小曼时看到了那个毒针,发现针头的长度有一寸多,口径比一般的针头要粗一些,针管里弹簧的作用可能是借着射击到目标后的惯性,将里面的液体推进目标体内。

贾先生说,这个毒针当晚被警方拿去检验,就他的感觉而言,这个针类似于射击野猪等野兽的麻醉针,应该是被射出出来的,因为他注意到毒针的尾部有黑色的胶垫,可能是用于击发的位置。此外,毒针在撞击到背包时发出的声音很大,可见力道很强,他认为毒针是由弓弩等发射出来的。

疑问

1 针管所装何物?

针管里当时装的是什么?儿科副主任杨瑛说,警方的法医说可能是“琥珀胆碱”,这是一种化学品,有时也会用于临床治疗,可以致呼吸肌麻痹,一般在注射后会丧失自主呼吸,若持续6到10分钟可能会丧命,即使救活也可能会由于大脑缺氧而出现脑水肿、脑干受损等情况。

“我们医院里没有,普通的工厂想要弄到也很难。”杨瑛说,琥珀胆碱的使用限制得很严格。

据了解,目前,警方已抽取小曼的血液送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检验,结果尚未出来,医院方面也在对小曼做进一步观察。

2 毒针从哪里飞来?

6月30日下午,记者来到江湾中路与尖峰前路的交叉口,发现此处为一丁字路口,周边较为空旷,贾先生一家遇袭的位置右侧是一家汽修店和一家药店,当晚已关门,左侧是斗门区图书馆和一个不大的停车场,此外就再没有其他建筑,而且路旁除了绿化树也没有高大茂密的树丛。

据贾先生说,当时毒针就是从他们左侧飞过来的,但他并没有注意左侧有什么可疑的人,只看到有一辆黑色轿车在左边的路上慢慢掉头,但开车的是一名女子,副驾驶位上没有人,他也曾怀疑过毒针是从某辆车的车窗射出,不过没有记下这辆车的车牌。

3 毒针原本针对谁?

贾先生说,他只是个普通打工仔,从来都是谨小慎微,不敢招惹是非,不可能与人有深仇大恨到要射毒针这个地步。贾先生的妻子由于要照顾孩子,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平时活动范围就在尖峰村周边,也不会有什么仇人。

对于遭遇毒针袭击,贾先生认为对方是随机选取他们一家的,可能是因为目标比较大,射击的方向也不一定是对着女儿的,只是对着车上的人,只是碰巧被妻子的包给挡了一下,否则随便射到谁的身上,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结束68年货运历史 “毛泽东号”投入客运

7月1日13时38分,伴随着汽笛的鸣响,“火车头中的火车头”——“毛泽东”号机车牵引着K1071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1站台。这意味着“毛泽东”号机车结束68年货运历史,首次正式投入旅客运输。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副书记刘恩路介绍,选择7月1日暑运首日结束“毛泽东号”68年货运历史,开启客运新纪元具有特殊意义。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旅客了解和热爱“毛泽东号”这台承载着中国铁路成长历史并收获无数荣誉的机车,也希望中国铁路人的骄傲能够为更多的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据新华社

福州公交行业 配备反恐安全员

7月1日早上6点,身穿安保服、臂戴红袖章的黄回军,还随身携带着警棍和辣椒水,登上福州的K3路公交车,开始了他作为福州市公交车反恐安全员的第一天工作。当天,福州市公交行业配备的622名反恐安全员正式上岗。

记者在K3路公交车上见到黄回军时,他正站在公交车的下车门位置维护车内的秩序。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黄回军一直在车上来回走动,观察车厢的状况,并不时帮助乘客整理过道上的行李。

车上新设反恐安全员给乘客带来了安全感,福州老伯张光明就认为,平安是旅客比较注意的事情,公交车配备反恐安全员特别是对老人小孩的安全很有好处。

综合

工作时间上网看电视 河南一官员被免职

河南省信阳市纪委日前公布了两起公务人员违纪案件。其中,一名地税局官员因为工作时间上网看电视被免职,另一名官员则因公车送女儿上学被处分。

信阳市纪委通报称,5月30日,信阳市商城县地方税务局纳税评估办公室主任胡明炬工作时间看网络电视剧;已责令胡明炬写出深刻检查,免去其纳税评估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取消年度评优资格,并对相关领导进行问责。

信阳市纪委还通报称,3月24日,信阳市交通局农村公路管理处财务科副科长程军驾驶豫SC1339公车送其女儿上学。信阳市交通局研究决定给予程军行政警告处分,并由个人负担燃油费。

据新华社

冒充高僧送“灵石” 7嫌犯诈骗16万被抓

登封市公安局少林派出所日前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件。一伙光头模样、身穿袈裟、自称“少林高僧”的人,看到游客就凑上去免费赠送“灵石”,而后再花言巧语以替人消灾为由诈骗“香火钱”,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竟诈骗赃款16万余元。

经过1个多月的摸排蹲守,近日少林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了正在劝游客捐香火钱的假僧人赵某、徐某、王某等7人。

据新华社

江西“夺刀少年”今天参加单独高考

江西“夺刀少年”柳艳兵和易政勇于7月2日、3日参加单独高考。

柳艳兵:担心分数不理想

离这场迟来的高考还有不到24小时,在位于宜春市第三中学附近的一栋老楼内,柳艳兵和父母在一楼那间居住了大半年的出租屋内准备吃午饭。1日中午,母亲易会林和刚从学校放假回来的姐姐柳艳林下厨,给柳艳兵炖玉米排骨汤。

屋内一角,两张塑料凳上分别放着砧板和电磁炉,地上放着电饭锅——这些组成了家中的“厨房”。易会林切菜时得弯着腰,柳艳林则须蹲着才能洗菜。

“甩手掌柜”柳艳兵坐在客厅的床边,一会儿看看正在忙碌的母亲和姐姐,一会儿看看手机,半天不发一言。

过了一阵子,他对记者说,他想看电影。

记者告诉他,考完试再放松也不迟,“嗯,不然我答题时一走神,把解题思路写成电影剧情就麻烦啦!”柳艳兵神色稍稍松弛,笑着说。

午饭陆续出锅。“多喝汤,少吃辣!”柳艳林一边盛饭一边叮嘱抢先“偷吃”了一口辣椒炒肉的柳艳兵。

“上菜啦——”父亲柳日生端着饭馆大厨的样子,端上最后一道菜。

柳艳兵的卧室同时担当着书房和饭厅的功能,一张小木桌被两菜一汤和四碗米饭摆得满满当当,柳艳兵的床边则是他和姐姐的餐椅。

饭桌上,一家人聊着和考试无关的话题,回忆着姐弟俩小时候的趣事。

“我现在就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考试,他太集中

精神的话头会晕。”母亲易会林说,她不想刻意给儿子做太多好吃的,以免给他增加负担。

“他压力其实不小,毕竟才出院没几天就要上考场。但提早考试是他自己要求的,我们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父亲柳日生说,之前一些高校表态说愿意在上学的事情上提供帮助,但柳艳兵还是担心,万一考出来的分数不理想,上不了好大学该怎么办。饭后,柳艳兵又坐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手机。

“怎么说呢,都到这份上了,那就看‘命’吧!”柳日生小声地说着,望了一眼儿子的背影。

易政勇:不想别的,考了再说

在同一单元的四楼,易政勇一家吃过饭,围坐在桌旁。不太明亮的客厅里,老旧的电视机黑着屏,并没

有新鲜事上演;易政勇一边和父母闲聊,一边偶尔翻翻放在桌上的历史课本。“左手手掌有一半还是麻麻的,我还在吃着活血通络的药——不过还好,写字的是右手。”易政勇当时被刀砍伤了左臂神经,如今纱布虽已拆封,但仍未完全恢复。

“我们夫妻本来就没什么文化,也不求他考上多好的大学,只要将来比我们文化就够了。”易政勇的父亲易明兴对儿子没有太多要求。

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役”,易政勇则表示:“好好休息,不想别的,考了再说!”

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考试,1日下午开始他们回到学校宿舍休息。2日一早,一文一理的他们将各自走进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战场”,用真实的考试成绩来决定下一步。

据新华社